

关公的胡子究竟有多长

老北京人常说：“老北京到底有多少关帝庙，谁也说不清。”在所有庙宇中，关帝庙是最多的。据清乾隆十五年（1750年）出版的《京城全图》，标注寺庙1272座，关帝庙达121座；1928年北平寺庙登记时，共登记了1631处寺庙，其中关帝庙为280余座。

明代，皇宫内的宝善门、思善门、乾清门、仁德门等皆供关帝之像。清王朝甚至在圆明园中，也建造了几座关帝庙。

关羽虽是名将，却战败而死，死后被溢为壮缪侯。按溢法，武而不遂曰壮，名与实爽曰缪。换言之，称关羽在领军方面有才能，但没有发挥出来（武而不遂），有些名不副实（名与实爽），算不上什么佳溢。

在晋代时，关公的地位并不高，民间只是推重他讲义气而已，唐朝时他才开始受重视。

关羽被拔高，一方面是因为他作为军人，平时喜好读书，所以深受文人尊重，另一方面是南宋时偏安一方，而自古少有从南战北而取胜的将军，为鼓励军人勇敢作战，南宋设武庙，将30多人列为战神。其中三国时的关羽、诸

葛亮等3人入选，后因诸葛亮属文官，又被剔除，但关羽却留了下来，且他从荆州出兵，一度威震华夏，是从南征北的、不多的名将。

南宋被元灭亡后，元朝统治者将武庙中曾与异族作战的将军大批剔除，关羽因多在中原作战，因此保留了战神资格。到了明代，岳飞的名头尚与关羽匹敌，但清代时，岳飞又被边缘化，关羽遂能独大，成了唯一的武圣人。

从基因上看，汉人毛发不甚发达，长须者少，所以秦汉时美男子的标志是“多须髯”，西汉权臣霍光因为有一把漂亮的胡子而成为当时有名的美男子。《汉书·霍光传》记载：霍光“长财七尺三寸，白皙，疏眉目，美须髯”。

然而，关公却长了五络长髯，可谓奇特，这成为他的一个符号。其实，在《三国志》等正史中并无相关记载，关公的胡子是后来才变长的。

关公的胡子实出于刘渊，刘渊被称为“英雄相”，史籍记载他“三络长髯”，既然关羽被认为是盖世英雄，岂能没有一副漂亮胡子，所以人们将刘渊的形象嫁接到关公的脸上，而且格外增加了两络长髯，所以才有“五络长髯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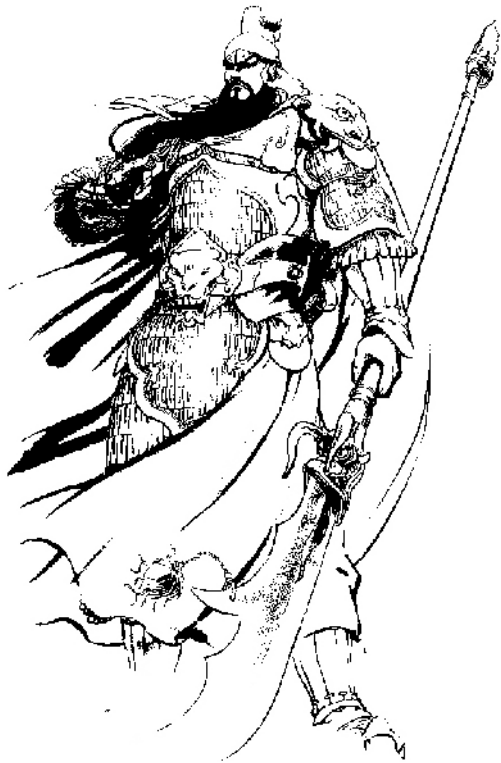
刘渊是内附的匈奴人后裔，自称是冒顿之后，他的相貌魁伟，颇为时人推重，因晋是一个非常贵族化的王朝，曹魏以九品中正制选拔人才，晋朝仍之，特别看重人的相貌、谈吐、品格等。刘渊以恢复汉家天下的旗号造反，所以对外用汉朝给匈奴的赐姓——刘。

据《三国演义》中的描写，关公“身長九尺三寸，髯长一尺八寸”，如果按照三国时期的尺寸，一尺相当于现在的23.4厘米，则关羽就是身長217.62厘米，身材相当美职篮已退役的明星中锋奥尼尔。髯长一尺八寸，相当于现在的42.12厘米，也就是将近半米，相对于身高来说，关公的胡子还是不算长的。

不过，罗贯中不大可能知道三国时一尺是多长，他应该是按元代尺来写作的，那么一尺合今天的31.68厘米，这样关公的身高将近3米，这显然不太可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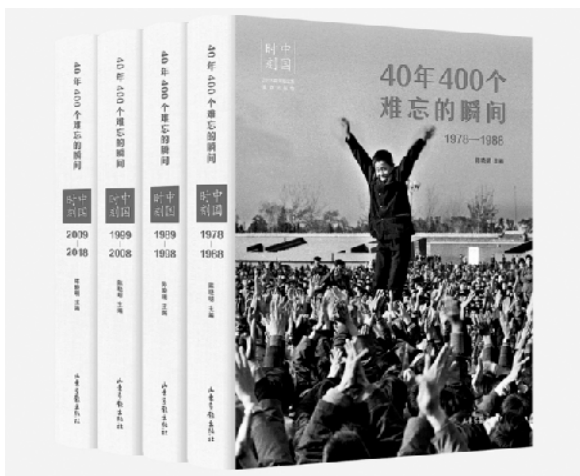
所以小说家言不能尽信。

本文主要内容引自《北京地方志·建筑志》



闲话书事

瞬间即永恒 400张照片展现40年辉煌



在摄影术发明之前，人类不会通过文字，而且也以图像乃至器物的形式来记录历史，保存记忆，比如，岩画、壁画、绘画作品等，也就是学界所说的形象史学的范畴。在中国，一直也有“左图右史”的历史记载方式的传统。然而，这些形象如同文字一样，是经过人为演绎的，其所展现的中心也集中在“王侯将相”。

因此，我们对古代历史的回顾，也大多是通过史料对“王侯将相”的不断解构和建构。而在当下，以普通百姓为社会主体的时代，我们如何直观地记录历史，保存记忆呢？世界纪实摄影之父、现代新闻摄影之父、伟大的法国摄影师亨利·卡蒂埃·布

列松，在他于1952年出版的摄影集《决定性瞬间》中说：“在所有的表达手段中，摄影是唯一一个能够精确且快速的永远固定瞬间的行为。我们的摄影师处理不断消失的瞬间，当它们消失的时候，地球上再也没有任何可以让它们再次回来的设计。我们不能开发记忆，更不能印刷记忆。”

在摄影中，每一个微小的瞬间，每一个不被人重视的细节都有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主题。这些伟大主题的构建和表达，其实都是生活本身所提供的，可以说是对生活本身的真实反映，是真实的、可触摸的记忆。

《中国时刻：40年400个难忘的瞬间》四卷本即为纪念改革

开放40年而推出的图文书，内容通过选取大批中外纪实摄影师们的作品，用微小的瞬间来记录普通百姓的生活变迁。

相对文字，照片更具呈现能力，当摄影师们快门按下的一刹那，这些瞬间就成为定格的历史，从这些不可逆转的定格的历史影像中，读者收获的不仅仅是记忆。阅读这400幅充满生活气息的照片，可以从中体会到普通百姓在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的参与感、形象、生动、亲切而充满温情。如，法国摄影师阎雷拍摄的那幅“抬着长虹大彩电的农民”，1998年对于现在大多数人来说并不遥远，那年“爆款”的电视剧是《还珠格格》，长虹彩电价格便宜，是普通百姓家庭的首选。通过照片中瞬间凝固的细节，我们可以读到一向以贫瘠著称的陕北农村的发展，柏油路、大彩电和穿戴整洁的大人与孩子，无不透露出农民正在从温饱迈向小康生活。这，是改革开放大发展的最好见证，也是文字不可能直观展现的。

瞬间即永恒，对于我们正在经历着的当代人来说，对40年来所熟悉事物的感动，来自对记忆的重新检视；而对于未曾亲历过的未来人来说，这400个难忘的瞬间会是他们认识改革开放40年的重要途径。

（选自《北京晨报》）

网海观潮

公众号未必出不了散文大家

在中国历史上，散文是与韵文或者骈文相对应的文类，而至于与小说、诗歌、戏剧并列的散文，则是20世纪从西方引进的概念。2000年，北大教授陈平原写过一篇文章，称“小说的世纪”结束了，曾引起轩然大波。很多人认为他在唱衰小说，预言“小说的终结”。其实他借用的是19世纪末梁启超等人提倡小说界革命时说的一句话，即“20世纪是小说的世纪”。之所以说20世纪是小说的世纪，是因为在20世纪小说成为了第一大文类。而陈平原站在21世纪的第一年，为小说的未来做了一些设想，他认为在新的世纪，小说的某些功能在瓦解，变得不像过去那么重要了，“读大学的时候，我记得很清楚，老师说你要学经济学，不看《子夜》怎么可以呢？今天完全不用看《子夜》，经济学也都学得很好。当初小说承载着这么多功能，政治、法律、经济、军事等各种各样的知识都在小说里；而今天，各种专业知识的区隔越来越严重，小说的功能也必须卸载。今天的小说，不像20世纪的小说那样必须成为百科全书，大家读小说的时候，也没把它当做多么严肃的话题”。

那21世纪是什么文类的世纪呢？陈平原认为，随着互联网普及，有两个文类会重新崛起，一个是散文，一个是诗，原因正在于二者的“业余性”。换言之，写长篇小说需要一定的能量、时间，还有技术，但写诗和散文，尤其是散文，却没有这些硬性要求，“你会发现一些人才华横溢，出口就是好文章，他可能没有受过很好的专业训练，但因为经历、因为才情，也因为他自由的写作心态，反而能写出很好的散文。写散文最关键的是写作的心态，心态好，就很可能写出好文章，不管是长还是短，是文还是野，它都能流传。那种端着写论文的架势的，反而效果不好。我不太欣赏‘大散文’的概念，就是因为它很容易端着，像写长篇小说一样地写散文，近二三十年来的美文、小品、杂感就有这种趋势。我个人还是更欣赏那种以学识作为根基、以心情作为底蕴，出于闲散的笔墨而成的小文章”。

因此，陈平原认为，在今天这个年代，你不能保证公众号不出大散文家，“因为今天的写作姿态，恰好是随心所欲的挥洒。这十年来各种公众号里出了很多好文章，这些东西是不是日后成为散文经典，很难说，也许就是”。

（选自《文摘报》）